

名

家

简

传

书

系

● 金梅 著

MING JIA JIAN ZHUAN SHU

XI

傅雷

名家



中国华侨出版社

43.48
JH2

● 名家简传书系

傅 雷

金
梅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傅雷/金梅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9

(名家简传书系)

ISBN 7-80120-347-X

I. 傅… II. 金… III. 傅雷—生平事迹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2088 号

●名家简传书系

傅 雷

著 者/金 梅

责任编辑/李建永

装帧设计/李呈修

责任校对/志 刚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宏飞印刷厂印刷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8 字数/180 千

版 次/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8000 册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12 号 100029

E-mail: huaq@public. netchina. com. cn

ISBN 7-80120-347-X/K · 71 定价: 12.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孤苦多难的童年岁月	(1)
第二章	浮荡无着的少年时代	(8)
第三章	断线的鹞子独自在天际翱翔	(22)
第四章	度过青春的最大难关	(38)
第五章	流连于艺术之都	(61)
第六章	朝拜大师巨匠	(83)
第七章	短暂的教师生涯	(97)
第八章	有幸娶得自己的玛格丽特	(117)
第九章	隐遁于精神境域	(131)
第十章	遥望书斋之外	(157)
第十一章	独树一帜的译品与理论	(176)

第十二章	培育世界一流的艺术家	(188)
第十三章	终为赤子之心受累	(207)
第十四章	古庙孤僧般的日子	(229)
第十五章	永远留在读者心中	(242)

第一章 孤苦多难的童年岁月

祖国大都会上海市东南部，濒临东海，有一县治——南汇县。全县境内，一望无垠的平原上，河汉纵横，水路八达。距离县城惠南镇约 30 华里的西北方向，有一处傅家宅；傅姓的门庭众多，主要又聚居于东西两端，于是有东傅家宅和西傅家宅之分。

傅氏是当地的第一大姓，但不知道为什么，在西傅家宅宅南不到 20 米处流过的一条河流，却叫张家湾。别看张家湾的河面并不开阔，随它西折北弯，可以通向号称“小上海”的周浦镇，再西折北弯地向前流去，就能抵达春申江畔的大上海；而任它一路东折南折地前行，则可到达南汇县城的所在地。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上海市与南汇县城之间，还没有修筑公路可通。当地人要想去县城买点儿什么，或到十里洋场的上海去开开眼界，就得驾上一条小木船，或单桨或双桨，行驶在随处变换着名称的河浜里。除了途经一些较大的宅子，尚有鸡犬之声可闻，一路上往往使你寂寞难耐。夏天，河浜两岸芦苇丛集，虽

在水上，也会闷热气闷；到了冬天，芦苇尽去，光秃秃的河岸，一派萧索荒凉，又给人以落寞无着之感。这是一个寂寞的年代，寂寞的所在；人们要走的，也是一条寂寞的行程。

就是在那个寂寞的年代，寂寞的所在和寂寞的人生之旅中，出现了一位星星般闪烁的人物——傅雷。这位日后成为中国一代译界巨匠的人物，1908年4月7日，出生于江苏省南汇县周浦镇渔潭乡西傅家宅（现隶属于上海市南汇县下沙乡王楼村五组）。或许是傅雷呱呱坠地时的哭声有愤怒之象吧，他那信奉儒家传统的长辈们，从《孟子》上所说的“一怒而天下安”得到启示，为他取了个“怒安”（又作“怒庵”）的名字。他是长子，故小名为“大儿”，按当地对长子的俗称，又叫“大官”。

怒安一名，既来自《孟子》“文王一怒而天下安”之义，而俗谓大发雷霆之为怒，故于15岁左右，他又取单名雷，以原名为字。名与字，互为申义，相得益彰。再后来，他又由这名与字，引申出了“疾风”、“迅雨”、“移山”等笔名和“疾风迅雨楼”的斋名。

傅雷的祖父傅炳清，拥有四五百亩土地、三十多间房子，在当地算得上是一家大户了。这个家族，曾经兴旺阔气过：门前的张家湾边，设置着护院的岗亭，常有家丁看守；宅后的河汉上，停靠着专用的舟楫；宅内使唤过多个仆佣。但从傅雷祖父辈开始，就有些衰落气象了。祖父生有二子，长子傅胜，结婚不久就离开了人间。次子傅鹏，即傅雷之父，虽继承了家族的全部财产，自己也有职业，但他并不是一个理家生财之人，只能守成而不能发展。一场突来的灾祸，终使家产损失过半。在傅雷还不到4周岁的时候，在周浦镇扬洁女子中学任教的父亲，被人诬告入狱，在牢中受了三个多月的折磨。等到用巨款把他保释出来，已到了痼病后期，不久就去世了。他仅仅活了24岁。

这期间，傅雷的母亲，忙于营救丈夫和给丈夫治病，无暇照料家务，弱小的二子一女也相继夭折了。一年之中，傅雷家连失了4口人。

傅雷的母亲李欲振，身材短小却端庄秀丽，又贤淑能干，极有主见。族中或邻里发生了纠葛磨擦，往往请她出来评理调解，只要有她说上几句劝说的话，双方就能心平气和互相体谅了。丈夫的先灾后病，花去了大量钱财，家道迅即衰退下来，一年中又连失4口，这种精神上的压力，对一个女子来说，是何等地巨大呵！但傅雷的母亲，并没有被接连而来的灾祸压倒冲垮，她顽强地要闯过这个难关。就在人生的这个节骨眼上，她勾勒出了傅家的前景：不只要守住仅存的家业，作为一家人今后生活的物质基础，还要把她唯一的儿子训诫成龙。在这样的人生抉择中，傅雷母亲带着一家人（除傅雷母子，还有奶妈母女俩，一位账房陆先生和一个老佣人松婆婆），于1912年离开了傅雷的出生地，搬迁到西去10多里外的“小上海”周浦镇。镇上东大街60号，有一所曹家宅院，西半宅长期空闲着。据说这里经常“闹鬼”，主人家整天胆战心惊，虽有意接纳一户房客作伴壮胆，可是一直无人敢去租借。傅雷母亲对此类传说巷议并不在意，或许以为这里的清静，反更适宜于孤儿寡母的生活，于是就租下了曹家的西半个宅院。

后来，人们在议论到傅雷的成材之路时，普遍认为：傅雷的母亲，毕竟不是一个寻常的女子，从抚育子女上说，她是有主见和眼光的人。她把全家从落后闭塞的农村，搬迁到一个经济、文化较为发达、开放的镇子上，既免去了族中人的种种干扰，又为儿子将来读书成材获得了良好的环境。这对傅雷今后的人生道路和事业上的进展，实属关键性的一步。

傅雷在曹家院内住下之后，母亲为他的学业作出了安排。先是由账房陆先生，教他读认写在一张张方块纸上的单字（俗称“方块字”）。到他7岁那年，又和几户人家共同请来一位叫做斗南公的塾师，在租借的一间厢房内设案授课。傅雷和五六个孩子一起，跟着斗南公念起了诗云子曰之乎者也。

私塾的读书生活是刻板而枯燥的。教师正襟危坐在那里，案桌上放着一把戒尺，摇头晃脑拿腔捏调地唱读着。今天，先生教下一段《孟子》上的文章：“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明天，学生们就得照背无误，若有差错，免不了要受戒尺的惩罚：打手心。与别的孩子比较起来，傅雷经受的是双重的管束。由于课堂就在自己家中，白天老师授课时，母亲往往陪坐一边，手里做着针线活儿，眼睛则监视着儿子的一举一动，他怎敢稍有分心与懈怠呢？到了晚上，母亲又一步不离地督促他背诵白天学下的课文，直到他背得烂熟毫无差错为止。

傅雷天资聪颖，也能刻苦用功，但在私塾时期，毕竟还是个孩子，偶有疏忽是难免的。每当这个时候，母亲对他的管教，其严厉的态度和采取的方式，在旁人看来，有些不近人情。一次，傅雷玩耍的时间长了些，母亲一气之下，用包袱皮将他紧紧兜起，急匆匆地向河边奔去，好在邻居们及时赶了上来，千说万说，她才没将傅雷扔进水里。一个冬天的深夜，大概傅雷在温习功课时，又有些倦怠分神吧，母亲在铜板的方孔中塞上蜡烛头，点燃之后，将它贴到傅雷的肚脐眼儿上。一滴一滴的蜡烛油流淌着，傅雷被烫得一个劲地哭喊着“救命”。曹家女主人听到哭喊声，从隔壁走了过来，一看这等情景，有些目瞪口呆，她从未见过一个母亲竟会这样残酷地惩罚儿子！责怪道

“鹏少奶奶，你可不该对孩子下手这么狠啊，难道你想整死他吗？”傅雷母亲痛苦地流着眼泪，说：“这小鬼全不体谅我的一片苦心，只想玩耍，读书不能刻苦，我要用蜡烛烫掉他的油性，叫他以后变好，知道用功上进。”曹家女主人又劝说道：“那也只能慢慢地引导才是啊！孩子总是孩子嘛，不能这样苛刻地要求他。一天天长大了，他自己会懂得用功的。何况大官本是个聪明好学的孩子嘛！你就他一个，这样做，有个三长两短，那还了得！你真不该这样啊！”有几次，母亲以为他贪玩，耽误了功课，用绳子将他捆绑在桌子腿上，面对着父亲的灵牌，要他认罪悔过。

天下的父母，没有不爱儿女的。傅雷母亲经常忧虑地对人说：“我只有这一个孩子，倘若不能把他管教好，将来成为废物，那我还有什么指望呢？”所以她要用这种独特的方式，管教傅雷。她信奉的是“棒头下面出人材”的行为哲学。但大凡聪明的孩子，总有些顽皮好动，对他们，傅雷母亲的管教方式，有时就并不奏效了。傅雷依然有些贪玩，不能全力用心于功课上面。一天，恰好是祭奠父亲的日子，供桌上摆满了各种食品，还有几杯代酒的糖水。摆好供品之后，母亲有事离开了。等她一走，傅雷拿起供桌上的食品吃将起来，糖水也喝了不少。平时念书，一看母亲不在，他就念出了新花样。书上原本说的是“孟子见梁惠王……”，他一念出来，变成了“孟子见梁惠王，一块铺絮换两块糖”，逗得房东家的小姐妹们窃笑起来。用绳子缚住双脚，学独脚人走路，在院子中蹦来蹦去，也是傅雷经常玩耍的把戏。一次，大概蹦得太急了，步子又迈得太大，落地时站立不稳，摔倒在地上，磕伤了下巴。诸如此类的事情一多，母亲对他的前景，有些心灰意冷了，甚至绝望了。她拿起绳子要上吊，一死了之。当房东女主人和奶妈苦苦劝阻时，她哭诉着说：“生了这

种管教不好的儿子，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个世上呢？倒不如随他爹一起归天了为好！”母亲的这次举动，在傅雷心灵上的震撼是巨大的，他比先前越发用功读书了。

如此严厉的管教，在傅雷母亲的思路中，是为了望子成龙，也是她爱子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固然在傅雷成材的道路上发生了独特的作用，但也使他在感情上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以致扭曲了他的心灵。从小就无兄弟姐妹相随作伴，现在又被母亲日夜束缚在课桌上面，童年、少年时代应有的游兴欢乐没有了，无猜纯真的友情也被阻遏了。孤独的傅雷，在苦难和寂寞的境遇中，养成了孤僻甚至乖戾的性格。但这并不是他自己所愿意塑就的，所以在十来年之后，当他练笔创作时，在最早写出的由三个故事组成的短篇小说《梦中》一作里，专用一个故事（《她们》），回叙了童年时代经历过的情绪变换：月光下听到邻居家小姐妹们婉转曼妙的歌声，不由得升起一种陶然沉醉的情态和浮想联翩的思绪；随着月亮的隐去和歌声的消逝，顿生一种孤独寂寞之感。傅雷生性中原本就有那种向往欢愉热烈生活的情态，只是被所处的具体环境扼制了。后来之用小说去描写自己经历过的一段情绪变换，既是对欢愉热烈的生活情态的继续盼望，也是对扼制这种生活情态行为的一种抗议。

从望子成龙心切而采取那样一类毛管教方式上看，傅雷的母亲严厉得有些过分和不近人情，但她决不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这位被人尊称为鹏少奶奶的女子，待人是很热情和气的，她能体贴人和关心人的难处。松婆婆是家中的佣人。她的儿子，因乡下生活困苦，常以探望母亲的名义住到镇上来。傅雷母亲很喜欢这个孩子。每次来，就诚心诚意地留下他，管吃管穿，还问他乡下家里有些什么困难，尽量给予一些资助。傅雷母亲在家里排开了几个大瓮，里面装着多种常用药物，邻近人家有谁

得了伤风、咳嗽、腹泻、胃痛一类毛病要药时，她从不收取费用。她也一向热心于公共事业。30年代初，开辟从上海市到南汇县城的沪南公路时，途经周浦镇的一段路面，按原定计划要从扬洁女中穿过，那就得拆除部分校舍。傅雷母亲受校方和公众之托（不只是由于其丈夫曾在那个学校工作过，也因为她有主持公道的名声），和有关部门打了一场官司，结果胜诉，公路路线偏离了学校。诉讼期间所花的一笔数目不小的款子，按规矩应由公众分摊，但傅雷母亲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由她一人承担了。后来，扬洁女中扩建校舍，她又捐献了一笔款子。与傅雷母亲同时代的人，每当回忆起这些事来，常流露出一种崇敬之情。并以为从这些事情中，也可看出傅雷母亲具有非寻常女子所能有的那种胆识和目光。现在有些人，往往只谈到傅雷教育傅聪的方式，是承继了他母亲的思路这一个方面，是很片面的。与他母亲一样，傅雷也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而在他那内心的热诚中，也包括着他母亲对他潜移默化的影响。

傅雷跟着老贡生斗南公背诵了4年四书五经。这期间，还由另一位教师教他英语和算术。到五四运动发生的那年——1919年，由于新思潮对其母亲的推动，傅雷有机会走出了刻板枯燥的私塾，进入周浦镇小学二年级就读。主管过傅雷所在班级的苏局仙先生，是当地极有名望的书法家和爱国人士（后来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时，他誓死不与侵略者合作，解教回乡，耕耘于田亩之间，年过百岁仍很健朗）。当他回忆起他的学生来，常带着一种赞许自豪的口吻说：“怒安有些孤高自赏，是有原因的。他天资聪颖，又能刻苦攻读，小小年纪，已有相当的古文底子，且博学多识。他从学斗南公，在文史方面打下了很好的根基。来我们学校就读时，他的学业程度，早已超过了所在班级。所以，他只在周浦镇小学读了一个学期，就转学到上海去了。”

第二章 浮荡无着的少年时代

有三次生活和学习环境的变换，在傅雷的人生道路和事业的进展中，带有关键性的意义。而每次变换，都是他母亲选择和决断的结果。第一次是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全家由落后闭塞的乡村，搬到略为先进开放的周浦镇。第二次，就是接着要讲到的，1920年年仅12岁的傅雷，由母亲把他从“小上海”送到当时中国最繁荣开放、文明程度最高的大上海，考入南洋中学附属小学四年级。（再一次，是以后将要谈到的，傅雷的出国留学。）

离开了管教严厉的母亲，周围又是一群活泼好动的伙伴，傅雷的顽皮劲儿，又有些故态复萌了。交织上孤高和聪颖的性格，傅雷的不安分比起大上海的小鬼来，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南洋中学附小一年多，竟被校方指责为“顽劣”而开除了。

第二年——1921年，傅雷以同等学历，考入上海徐汇公学念初中。徐汇公学即现在徐汇中学的前身。那时候，是一所教会学校，校长由意大利神甫担任。在学生中，教友与非教友是

分开编班的。时间安排得非常紧张。每一个环节的活动，又都是在监学督促之下进行的。早上起床后，刚漱洗完毕，就排队到自修室去自修。7点多，又一起进食堂用餐。吃饭也有一套规矩。学生们先是静静地站立在餐桌旁边，等到早就端坐在食堂高台上的监学，摇响小铃，大家才能坐下来开吃。早饭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吃完。到了时间；监学的小铃一摇，没有吃完的，也得赶紧排队上操场。晚上自修到9点钟，熄灯睡觉。一个大房间内，一人一张床，监学也跟学生住在一起。学生都得住校，一个月只许回家一次。每次回家，要由家长填写卡片，亲自领回，上午8点走，下午5点必须返校。

在这样一所教会学校中，傅雷常常感到有些不适应。他在班上显得很“个别”，和谈得来的人交往时很豪爽，很诚恳；对一般人，他不愿交结。即使最亲密的朋友，他也直言不讳，遇有一言不合，往往争吵不休，甚至动手动脚。对老师，他也从不盲从。教会学校中的老师有两类，一类是世俗的，另一类是修女或神甫。不论是谁，傅雷有不同意见，或认为他们讲得不对，就要与之争论，不到对方肯定他的说法有些道理，他就不肯罢休。

法语是徐汇公学的主课，傅雷在这里打下了法语的基础。他对数学课很是头痛。有一次考试，他演算到一半。就将钢笔尖用力往课桌上一戳，把没有做完的考卷交了上去。在教会学校里都得念圣经，傅雷对此很反感。他用激烈的言辞，公开表示反对宗教信仰。这样，在初中未正式毕业时，他又被学校开除了。

离开徐汇公学后，傅雷于1924年，仍以同等学历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在学制上进入了高中阶段。以后两三年间，中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自幼刚直不阿、并能独立

思考的傅雷，随着见闻的丰富、认识的发展，越发表现出了不安分的个性。尤其到上海后的几年中，少年傅雷的心灵，经受了五四运动流风余波的冲撞，在政治思想上，开始表现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鲜明色彩。到大同大学附属中学的第二年——1925年，傅雷从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中，目睹了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同胞，同学和友人遭到巡捕毒打的情景。他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示威游行，演讲呐喊，控诉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血腥暴行，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转年——1926年春天，在北伐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的鼓舞下，大同大学附中的学生们，开展了反对学阀的斗争，被称之为“大同风潮”。傅雷和他的同学姚之训，是掀起这一风潮的带头人。校董吴稚晖，为了压制风潮，串通租界巡捕房，下令逮捕学生。当时有传说，傅雷是共产党，这就更增加了他被捕的危险。傅雷母亲闻讯后，为了儿子的安全，立即赶到学校，硬是把他拉回了乡下，以后，他再没有返回大同附中继续上学。

在大同附中期间，傅雷结交了第一个终生知心的好友——雷垣。俩人的交往，开始是很偶然的。傅雷学的是文科，雷垣则是理科的学生，他们本来并不相识。雷垣也喜欢国文，作文写得不错。一次，他写了自己的身世，文章贴到了墙报上。傅雷看到雷垣的文章后，由于其所叙身世与自己的遭遇太相同了——雷垣自幼父母双亡，孤儿的生活度日如年，傅雷深受触动，潸然泪下。他找到雷垣说：“‘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愿意与你结为知心的朋友。”雷垣欣然允诺。文理科学生的宿舍本来是分开的，傅雷为了能与雷垣有更多交心的机会，便从文科搬到了理科，与雷垣住在一起。傅雷去世后，雷垣在回忆他们中学时期的交往时说：“我们很合得来。不过，有时彼此对一些问题见解不同，也会吵起来。傅雷脾气急躁，常会脸

红耳赤。吵过之后，第二天，他会来道歉，说自己脾气不好。我很喜欢他的直率，也从不计较他的脾气。”雷垣中学毕业后学的是音乐和数学，后来又成了傅雷长子傅聪学习钢琴的启蒙老师。人之相交，贵在知心。人们都说，傅雷孤高桀骜，难以交往。但从他与雷垣的交往中可以看出，他盼望的是心灵上的真正相倾相契，谁做到了这一点，就能得到他的信赖。傅雷也并非一味自赏的人，他知道自己弱点；对知心者，他从不原谅自己的缺点。

先前两次是被学校开除，这一次在大同附中，傅雷是被迫辍学离校的。这样，他在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都没有取得毕业文凭。

在大同大学附中的时候，傅雷就显露了文学创作的才能，在两份当时很有影响的刊物（《北新周刊》和《小说世界》）上发表过短篇小说。较有代表性的是《梦中》和《回忆的一幕》。对于这两篇小说，首先需要提到的是，一，傅雷那时才是一个十七八岁的中学生，生活阅历、意念所及，规定他的笔触只能局限于家庭、学校的范围和个人心理、情绪的领域，所写的题材、题旨，自然还很难越过这些雷池；二，他所写的这两篇小说，采用的都是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故事叙述者的那个“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作者的化身。由于这两篇小说，尤其是《梦中》一作，较为直接地反映了作者当时的生活、思想、情绪、意向等等，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关他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具体情景。

《梦中》由三则小故事组成。前面已经提到，在其第一则故事《她们》中，傅雷对童年时期的欢愉和热烈之情，表示了深深的向往，又对自己未能获得过这种情趣，流露出浓挚的哀愁。

而在其它两则故事中，写出了小说主人公“我”的一段“幽藏情绪”——对（远房的）M 表妹的恋念。第二则故事《母亲的欢喜》中写到，母亲向“我”提起说，N 城的 K 表伯过世了，“我”既然正在家中息暑假，理应到那里去吊丧。可是，天气这么热，水路又这么远，如果真要成行，她又总是不放心，怕“我”一路上热出毛病来。这是母亲的矛盾心理。通过这种矛盾心理，小说写出了母亲爱子的深挚、儿子对母亲的感激。小说中继续写到，当得知母亲正在为“我”去不去 N 城心里矛盾着时，“我”的想法是：去 N 城尽管很辛苦，但能见到时时系念的 M 表妹，不正是应该庆幸的机会么？如有这种机会而“牺牲些肉体的健康，也是值得的！”过了几天，母亲又告诉“我”，K 表伯的开丧期改了，那时学校已经开学，“我”就可以不去了。为了“我”的能够避免在夏日炎炎中长途坐船的劳累，母亲自可安心了。而“我”听了这个消息，“顿时懊恼起来”，有“满怀说不出的惆怅”。这则故事，通过母子俩在同一件事情上表现出来的喜忧相反的对比，写出了少年初恋时特有的心理情绪。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傅雷母子感情的真正内涵。母亲爱他是不必说的。而傅雷，由于在童年时期，母亲管教得过分严厉苛刻，所以常对她怀有一种爱中有恨、恨中有爱的复杂心情。但从以上介绍的小说情节中可以看到，在爱恨交织中，爱母亲、感激母亲，乃是傅雷对母亲的基本情感。

《梦中》的最后一则故事名为《一个影像》。它维妙维肖地摹绘出了初恋期的少年人，那种无以名之的烦闷和对异性的敏感。作者仅仅通过一个场面，以及由其触发的人物心理活动，写出了小说主人公“我”和 M 表妹之间天作之合的恋情。那次，“我”正在 N 城：“她娇憨地依着她的父亲、微倚着，正端相着我。无意间突然叫了我一声‘哥哥’！我受宠若惊地应了一声，